毛詩原解

毛詩原解卷六

衛

瞻彼淇奥(郁)綠竹猗猗(叶阿)有匪君子如切如磋(搓)如琢如磨瑟兮僩(閑上聲)兮赫兮咺(喧上聲)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叶鋗)兮○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叶檜)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如簀(叶債)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倚)重(平聲)較(角)兮善戲謔(香入聲)兮不為虐兮

古序曰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毛公曰有文章又能聽

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〇
綠竹菉草也禮記大學篇引此詩作菉竹小雅云終
朝采綠草似竹而澀礪一名木賊可以攪洗垢膩磨
盪器具故比切磋琢磨也朱子謂淇水多竹漢世猶
然所謂淇園之竹愚按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
少下淇園之竹爲楗虔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
百餘萬此皆誤于綠竹之文附會過耳竹性宜濕產
南土北地高燥衛在河北豫州境禹貢竹材矢笴皆
取諸荊揚揚州貢篠簜荊州貢箘簵皆竹也豫貢無
竹材世稱渭水淇園以希貴見稱非其產也　去衛

武公時垂八百年苟淇竹如彼其盛不應地氣變今盡化爲烏有也傳註訛久卽眞多此類難與耳食士爭朱子于竹竿之詩亦以竹爲衛物恐未然耳○一章

淇水之曲綠竹生焉可爲磨礪之用猗猗然柔弱得水茂也斐然文章之君子其學問工夫如治骨者切治象者磋治玉者琢治石者磨其精也如此故其德瑟然嚴密僩然武毅赫然光輝喧然聲聞有斐之君子人心愛慕終不可忘矣○二章

淇水之曲綠竹青青得潤深也斐然君子冠之充耳用琇石而色瑩弁之會縫飾玉石而如星其德瑟僩其望赫咺有斐君子

民終不可忘也○章三淇水之曲綠竹密如織席培植久也有斐君子學問精純如金與錫涵養溫潤如圭與璧在輿則寬舒綽綽倚立較上之較而莊嚴自得與人則溫良樂易善戲謔以偕而不至過差也○奥水曲也匪斐同文貌咺喧同須聲也諼忘也青青竹色琇美石瑩光潔也琇瑩猶言瓊瑩會縫也弁皮弁天子飾弁縫以采玉十二謂之璂公侯伯以次降而雜用石簀席也縝密之意猗倚同車上扶手横木曰較古者立乘以手憑較較下重横一木曰式有所敬則手下式而俯軾在式上故曰重較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在澗叶肩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叶宣○考槃在阿碩人之薖叶科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叶戈○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叶谷

古序曰考槃刺莊公也毛公曰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此詩但道賢者巖居岑寂而莊公不能用賢之失自見朱子改爲美賢者隱處澗谷非也賢者隱處澗谷至于獨寐獨寤獨言寂寞無語是誰之咎詩所以諷刺也○一章考槃食器之槃在于澗谷之中其碩德之人必思寬廣雖深山荒僻無與爲

侶而當獨寢覺寤之時心口自言永誓不忘此樂也
○二章考其槃于曲陵之阿碩人適然自得雖寂寥獨
寐而惺寤之時常適意詠歌永誓不敢過望矣○三章
考其槃于高平之陸碩人不得見用則軸卷而藏之
雖寂寥獨寢寤宿之時永誓不以此告人求知也○
考槃猶扣盆擊缶之類所以節歌貧而樂也山夾水
曰澗邁寬大貌軸如機軸之軸卷藏之意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祈)衣(去聲)錦褧(景)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
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啼)膚如凝脂領

如蝤(囚)蠐(齊)齒如瓠(互)犀(棲)螓(秦)首蛾眉巧笑倩(蒨)兮美目盼(音攀去聲)兮○碩人敖敖說(稅)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墳)鑣鑣(標)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孤)濊濊(豁)鱣(邅)鮪(委)發發(叶撥)葭菼(坦)揭揭(子)庶姜孽孽庶士有朅(挈)

古序曰碩人閔莊姜也毛公曰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按此詩本為閔莊姜作而無一語道其憂閔之情與莊公不荅之事但極稱夫人族類之貴容貌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就恆情易曉者開諭而莊姜之賢

不足復爲昏主道矣意婉辭厚所以善于諷刺首言自齊來嫁三章乃抵衛娶衣即景衣也士昏禮女登車姆爲加景乃驅鄭之丰亦曰衣錦褧衣駕予與行是也○一章 有賁碩之人頎然而長始嫁衣錦升車外加素紗爲景衣是乃齊侯之女將往嫁衛侯爲嫡妻與齊太子同母而碩人其妹邢侯呼之爲姨其呼譚公爲私族類可不謂貴乎○二章 其手如茅之荑柔而白其肌膚如脂之凝白而膩其項領如蝤蠐之蟲白而長其齒如瓠中之棲瓣白而整其額如螓廣而方正其眉如蛾細而長曲其笑容之巧倩然口輔好也

其目曭盼然黑白分明也容貌可不謂美乎○三章其來至衛也敖然從容止于國外之農郊整飭其車服四馬驕然強壯馬之銜鐵兩旁朱革幩然四馬皆幩鑣鑣然也車上蔽茀飾以翟羽夫人之等威也而乘之以入朝是時大夫相約早退勿使君勞與碩人相親也○四章夫齊本名都會也大河洋洋當西北其流活然施罛于水其聲濊然魚有鱣鮪其尾潑然葭蘆與菼荻其長揭然從嫁之庶姜其衆孽然媵臣之庶士其壯朅然此就非勝地之產大國之儀從乎○碩人尊貴之人指莊姜頎長貌褧景通明也以輕綃

爲單衣也古婦人盛服必加景衣于外即周禮六衣之素紗君子偕老之蒙縐絺也太子所居曰東宮東震方長男之居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諸侯也茅始華曰荑凝脂冰膏也領頸也蝤蠐木中蛀蟲瓠犀瓠中瓣含子也犀作棲螓似蟬而小其首方倩好口輔也朱幩朱韋爲飾也鑣馬銜外鐵也鑣鑣非一鑣也翟茀以雉羽飾車蔽也活活水流貌罛魚網濊濊網入水聲鱣魚似鱏即黄魚也鮪似鱣而色青黑即鱏也潑潑魚掉尾狀葭蘆也菼荻也夏小正云萑完未秀者爲菼葦未秀者爲蘆菼

一名亂玩似葦而小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萌之蚩蚩痴抱布貿茂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叶媒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欽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乘彼垝鬼垣袁以望復關叶圭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悔遷○桑之未落其葉沃屋若于吁嗟鳩兮無食桑葚叶深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沈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雲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尖車帷裳女也不爽叶霜士

貳其行叶杭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戲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導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叶敵反是不思叶西亦已焉哉叶賫

古序曰氓刺時也毛公曰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配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朱子改爲淫婦爲人所棄自序而作非也

風人美刺微婉而刺尤鮮有直者惟雅端愨有之若

民間謳歌較臣子忠諫之情自寬如必直指某人某事善而後爲美某人某事惡而後爲刺亦不違于風人之志矣此篇本刺而無一語譏詆但代棄婦自言而風旨棱然不覺此詩之爲刺者無羞惡之心者矣故毛公曰美反正刺淫泆今以爲棄婦自作豈肯詳道其醜如此即使自道有何風旨而聖人錄之氓蚩貿絲覺悟之辭無知曰氓蚩蚩無知貌男本狡猾貌爲忠實以欺婦人耳昏姻之道男下女布絲皆女功布賤絲貴以絲易布女子自賤之比三四章言桑葚也失節之比因首章貿絲及之至是始覺男子之狡

此婦先合後奔而終見棄者也○一章昔有氓蚩蚩然若忠實者持布貿絲非眞爲絲也來就我謀邀我爲室家耳我送之涉淇至頓丘約曰匪我失期子不早通良媒倉卒何及請子勿怒期以秋耳○二章秋期既至登彼頹垣以望爾來來必由復關不見而悲既見而喜則告我曰問之卜問之筮兆卦之體皆無咎言當將爾車來我盡攜賄從爾矣○三章桑葉易隕方其未落其葉潤澤與子初狎何以異此如鳩食桑葚食多則醉于嗟爾鳩勿食桑葚乎女貪士愛必有後悔于嗟女兮勿與士耽乎士之耽兮彼有百行可自彌

縱女之耽兮二就籠絡不復自持矣○章四桑旣落矣葉黃而隕色衰見棄亦猶是也自我往爾三年受貧今又涉淇以歸淇水湯湯漸我車帷昔由此往今由此還我爲婦人旣有信矣爾男子行事難測二三無常也○章五三年爲爾婦不辭居室之勞早起夜卧無日不然始而相約惟恐不遂今旣遂矣乃以暴怒加我兄弟不知知則咥然見笑矣靜言思之惟自悼傷耳○章六我初從爾思與偕老豈求偕老而反得怨乎淇水尚有岸下濕尚有畔人心罔極何岸畔之有我以總角之年與爾相好言笑歡樂設誓天日不思爾

心反復至此始既不思今將奈何亦已而已矣○泯愚民也蚩蚩愚貌蓋被棄而惡之之辭布幣也貿買也土高曰丘爾雅一成曰頓丘漢書河決頓丘蓋衛地也垝垣壞牆也乘升也復關關名男子往來所經之地龜曰卜蓍曰筮體兆與卦吉凶之體賄貨財也沃若潤澤貌葚桑實鳩鶻鳩鶌鳩也性喜食桑甚多則醉食貧受貧苦也湯湯水盛貌爽差也漸浸漬也車帷在上曰幄在旁曰帷裳罔極猶言不測二三反復也咥笑貌泮與畔同總角垂髫也晏晏樂也旦旦明也反復也

凡六章章十句

籊籊（音笛）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以）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叶體）○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磋上聲）佩玉之儺。（叶那上聲）○淇水滺滺。檜（膾）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古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毛公曰。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朱子謂是詩未見不見答之意。改爲思歸寧不得而作。非也。使直言不見答。則怨矣。不見答而憂。憂而不直。所以爲厚。女子不得其夫。其情良苦。而其言紓緩。不激不露。但末繋一憂字。而所

憂之情。室家相違之意皆寓于比。釣用絲。比夫婦相爲也。身在他國。遠思釣淇。淇雖有魚。釣豈能及。比夫婦不相維繫也。泉源淇水。本同一地。或左或右。比室家相違也。獨笑獨行。無儔侶也。滺滺之水。與盈涸者異。檜松之木。與早彫者異。比人不如物也。其義微婉三復可知。豈必悲傷泣涕。然後信其爲不見荅乎○一章

籊籊然竹竿。非不長也。以釣于衛之淇。垂綸得魚豈曰不思顧。地隔一方。竿之雖長。遠不相及矣○二章

泉源與淇同衛水也。泉水在左。則淇水在右。不與泉源相得也。水本無情。人豈宜爾。女子從人。各有所合

已離其父母兄弟矣○三章淇水在右則泉源在左又不與淇水同處也水流何心人亦復爾巧笑瑳然而獨樂佩玉儺然而獨行顧影無儔自適其適耳○四章淇水滺滺其流不息檜楫松舟其木後彫物猶有常人何不然我心之憂惟駕言出遊以自舒寫耳○籊籊猶梟梟長貌瑳白色笑而見齒也儺緩行貌檜似柏而松身楫橈也寫除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丸蘭之支童子佩觿叶奚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叶其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叶設 雖則佩韘能

不我甲。叶韘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古序曰。芄蘭刺惠公也。毛公曰。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按春秋傳云惠公之即位也少。芄蘭草柔。以比童

稚。禮。國君年十二以上。冶事成人。與庶人童子異。然

有成人之度。乃稱成人之服。若驕蹇放肆。猶之童子

而已。朱子謂此詩不可考。當闕。夫衛惠公之爲童子。

非不可考也。而謂當闕。則三百篇之著姓名者無之

○一节芄蘭之草。其枝柔脆。童稚之子。亦猶此也。今佩

成人解結之觿。國君佩成人之觿。非過。然其材能未

足知于我。而巧雍容焉。直遂焉。垂帶此觿。能無愧心

而驚悸乎○二章芄蘭之葉蔓生不能自立如童子佩成人習射之韘其材能未必長于我乃容與直遂垂帶此韘能無驚愧乎○芄蘭一名蘿摩蔓生可食觿以象骨為之末銳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容遂驕肆之狀悸悲愧而驚悸也韘之言沓也亦謂之𩋞既夕禮設依撻以韋為之彄沓右手中三指以放弦也甲長也禮童子不垂帶走則擁之有事則收之

芄蘭二章章六句

誰謂河廣一葦偉杭之誰謂宋遠跂氣予望亡叶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古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按此詩作于衛未遷國之先宋襄公爲世子時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至戴公遭狄難渡河文公營楚丘則衛宋皆在河南而襄公始爲諸侯耳按此詩慈母念子不爲不切而不可則止之義隱然言外詩之婉而不盡類此彼說詩者必欲直言而後信何與○一章誰謂河水廣乎以我欲往之情即一葦可航而渡也誰謂宋國遠乎以我睠念之切即一翹足望之可見也○二章誰謂河廣乎我視之曾不容小舟之刀誰謂宋遠乎我視之曾不逆終朝之

程其所以易往而不往者。出毋無返也○杭作航。渡也。跂舉踵也。小船曰刀。與舠通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朅（挈）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殊）。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的）爲容○其雨其雨。杲杲（槀）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妹）

古序曰。伯兮刺時也。毛公曰。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朱子改爲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非也。詩人託閨怨以刺時。猶擊鼓雄雉之類。非必

婦人自作也首章謂以國士執殳其刺曉然（一章）伯兮朅然武壯乃邦國之英傑也今以伯執殳爲王師前驅與衆卒爲伍亦枉其材矣（二章）自伯東行吾首如亂飛之蓬豈無膏與沐伯旣不在誰爲主而我爲容飾乎（三章）其雨矣其雨矣又復杲杲然出日伯歸矣伯歸矣又復不歸我願思之至于頭痛不以爲恨耳（四章）聞草有令人善忘者安得樹于堂北以忘我憂乎然我于伯願言思之雖至心痗終不欲忘也（

殳五兵之一長丈二而無刃蓬草名花如柳絮蓬蓬然也膏油澤髮也沐米汁一名潘以滌垢也適主也

女子以色事人所事者爲主其雨望雨也杲曰出貌

背與北通今人多于堂北牆下作花塢是也痗病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雖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

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帝○有狐綏綏在彼

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泊

古序曰有狐刺時也毛公曰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

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

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朱子改爲寡婦見鰥夫欲

嫁之而作真以此詩爲二人偶語非也當世或有所

指亦不必遂爲寡婦自作未有心欲嫁其人又嘗以爲狐者狐妖物以比明是刺語○一章有狐綏綏然垂尾綏行在彼淇水之梁若有所求也欲涉則褰裳我心憂子其未有裳乎爲求縫裳者耳○二章有狐綏綏在彼淇水之厲振衣欲渡則必用帶心之憂矣子其爲無帶乎○三章有狐綏綏然在彼淇水之側旣渡升岸可以服矣心之憂矣子其爲無服乎○綏綏曳尾遲行貌狐性猜而多疑善渡水厲列石水中以渡也周禮有厲禁亦遮迾意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叶沽報之以瓊琚居匪報也永以爲好叶去聲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叶己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古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毛公曰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此詩蓋作于齊桓公旣死之後衛文公忘齊人再造之恩乘五子之亂而伐其喪故詩人追思桓公以諷衛人之背德也夫子作春秋諸侯未有書名者衛文公滅邢書名刪詩存木瓜惡其不仁也桓公率諸侯城衛遺之車服六畜

繫馬三百。所投良厚。詩言瓜李者。見往來之禮。薄施猶厚報。況如齊者。衛無以報。而奈何身死遂伐之事辭甚明。朱子改爲男女贈答之辭。此愚所謂好攻古人之惡者也。儻謂序說無據。男女贈答。又何據乎○一章 人情處困。雖木瓜之賜。重于鼎呂。當致瓊琚之報非以瓊琚報一瓜也。感激情深。託玉示信。以明不忘耳。況所投不止瓜。而敢忘乎○二章 木桃雖微。投我于患難之時。即瓊瑤不足言報。豈以瓊瑤報一桃。惟託此以致永好耳。況不止木桃也○三章 木李雖微。投我于危急之秋。即瓊玖不足言報。豈以瓊玖報一李。惟

永以爲好耳。況不止木李也。○木瓜似瓜而小。木桃木李。因木瓜變言疊詠。非又有木桃如桃木李如李者也。瓊赤玉。琚佩玉名。瑤玖皆玉類

木瓜三章章四句

毛詩原解卷六終

毛詩原解卷七

王

王王城周之東都今河南府是也初文武都豐鎬爲西周成王東營洛邑奠九鼎以時朝會而王仍居西京至幽王嬖褒姒黜申后逐太子宜臼奔申申侯率犬戎弑幽王西京遂亡晉文侯鄭武公共立宜臼于東都是爲平王號令不行地方僅六百里無以異于諸侯故東都之詩謂之王風其以次衛何也衛與東都皆故殷墟也紂亡于前幽厲踵于後故以東周繼衛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與離叶米平聲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庭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歲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叶一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古序曰黍離閔宗周也毛公曰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宗周謂鎬京平王東遷豐鎬丘墟大夫過而傷之以黍稷比卽其所見也○一章彼離

離然垂者其黍邪彼方生而為苗者其稷邪此地昔為廟朝今為畎畝使我足靡靡而難前中搖搖而不定道路之間誰知我心謂我徘徊不去若有所求而感慨之懷誰知之蒼天乎誰人使至此乎○二章彼黍離離彼稷成穗足靡靡不前心昏然如醉行道之人誰知我心悠悠蒼天何人顛覆至此乎○三章彼黍離離彼稷成實行靡靡而不進心結然其如噎道路之間誰知我心彼蒼者天何人敗壞至此乎○黍穀名春種暑收故名黍離離實垂貌稷粟也一名穄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賫)雞棲于塒(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括)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古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毛公曰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按詩稱畜產卽匪兕匪虎之意刺平王不以人道使人也朱子改爲行役大夫之室家思念而作非也思夫而詠及牛羊雞棲尋常耕牧之家不似大夫妻君泥君子之稱僚友相呼亦然豈獨婦人得稱其夫乎詩人託諷非必其婦人

自作也○一章君子往役不知還期今何至哉雞之放也晚必歸棲羊牛之牧也日夕下來畜産且然况使其臣乎君子于役永無休息如之何不思也○二章君子久役不計日月何時可以來會羊牛在外尚知收恤况臣子久役曾不念其苦乎君子于役苟得免于饑渴否邪○曷至言遠不知所去也鑿牆而棲曰塒佸會也桀橛也雞喜宿高處括至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疽○君子陶陶左執翿 桃 右招我由敖 翱 其樂只且

古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毛公曰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此詩猶衛風之簡兮士不得大用并求爲抱關擊柝而亦不可得溷跡優人而且陽陽自以爲樂豈非世亂時艱居高位者爲難免乎故序曰全身遠害而周室之衰頹可知王者詔爵祿馭富貴士生王國而厄窮若此詩人所以閔之朱子改爲婦人美其夫則辭旨淺陋甚矣又謂卽前篇君子之婦尤爲迂闊王國行役未必止前篇君子而婦人思夫未必止前篇君子之妻且何據而知此兩篇併出一手也知此言詩乃爲鑿空○一章君子生不逢

族與伶人爲伍視爾意氣陽陽自得也作樂于房中
左手執笙右手招我由房道雖不達全身遠害其樂
甚矣○二章君子陶陶然左手執羽旄之翿右手招我
由房之奥道雖不行韜光晦迹不已樂乎○簧笙中
金葉房人君小寢之房房中作樂蓋俳優雜劇周禮
大宗伯旄人所謂燕樂是也燕閒之樂非廟朝之雅
故曰房中鄭康成謂天子用周南諸侯用召南披二
南旣與鹿鳴諸篇合作于堂上何得又以爲房中之
樂燕禮附之篇末其非正歌可知且者甚之之辭翿
與纛通羽旄之屬舞者所執敖與奥通房中深處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記之子不與我戍庶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旋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叶許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古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毛公曰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按王室有難諸侯之師戍之侯國有難方伯連率救之天子者制命者耳未有徹畿內之兵下戍侯國者也申侯召犬戎弒幽王滅宗周竊凶極惡法所必討申有楚難平王反遣畿內

民爲戕忘殺父之恐而懷立己之恩民彛泯矣詩人不忍直斥託揚之水以比其衰微蓋是時周室播遷非有餘勇可賈特以受人施者畏人欲不爲之役不可得耳寄生之天子旣不能令于諸侯六百里之甸卒又無人可爲踐更故行者有不均之歎然必責六師同行雖盡發洛邑之老稚亦不足矣力本寡弱而使人又不以道人所以恐之苟師出有名討賊興復如夏少康一成一旅人誰敢謂爲揚之水哉夫子刪詩存此篇書錄文侯之命其作春秋始平王垂戒遠矣薪辛也楚愁也蒲逋也民辛苦愁思則有逋逃故

以爲比○一章水壯則其流勇悠揚之水力不能流一束之薪周室寡弱亦猶是也我以二三弱卒遠戍瓜期已過在國之衆不與我相代戍申久役懷思何月始得代而予乃還歸也○二章悠揚之水力不能流束楚在國之衆不與我更戍甫思歸甚亟何月乃代予使還也○三章悠揚之水雖蒲亦不能流彼在國衆人不與我戍許思歸甚切何月始得代而予乃還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退平聲）暵（罕）其乾（干）矣有女仳（否）離。嘅（慨去聲）其嘆（灘）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

矣(叶御)有女仳離條其歗(叶嘯)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拙)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古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毛公曰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朱子改爲婦人自述其悲怨之辭非也凶年饑歲夫婦不相保婦見棄而不忍去詩人傷之故其辭曰有女仳離安在其爲婦人自作也中谷溝中也蓷之言推也推而納之溝中寓言夫棄婦也蓷草耐旱一名充蔚一名益母充裕益母寓言富歲多賴今歲凶多暴也○(一章)山谷之中有蓷草

焉至易生也㫬暵乾矣有女見棄別離其夫慨然而嘆慨嘆伊何天災流行遇其夫之艱難也○二章中谷有蓷暵氣酷烈亦脩殺矣有女別離條然長歗長歗伊何遭其夫之不幸也○三章中谷本濕暵甚則濕亦燥矣有女別離啜然飲泣飲泣奈何事已至此雖嗟嘆無及矣○蓷通作萑鵻也茺亦名鵻色皆蒼青也暵燥也仳別也脩與修通豳風予羽脩脩消殺之貌條長也蹙口舒氣曰歗與嘯同不淑年凶荒也啜泣吞聲也撫辭出涕曰泣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叶俄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羅尚寐無吪俄○有兎爰爰雉離于罦孚叶孝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要尚寐無覺叶教○有兎爰爰雉離于罿充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古序曰兎爰閔周也毛公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鄭莊公爲桓王卿士王奪之政鄭伯不朝王伐之鄭伯敗王師射王中肩天下遂以輕周故詩人閔之朱子改謂君子泛然憂亂而作非也兎走雉飛上下之比走者自得

飛者被羅比王師敗績于鄭也兎言毒也雉言癡也鄭伯寤生也反復詠嘆我生寐而無寤寓鄭伯倡亂五霸作而王綱墜詩人之志與春秋之義同也○一章兎走舒緩自得雉能飛而反罹網羅鄭人驕恣王師敗績猶是也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將如何唯有昏睡不動付世事不知尚可耳○二章有兎爰爰雉罹于罦覆車世事倒置如此我生當其時將如何庶幾寐寢付之罔覺而已○三章有兎爰爰雉罹于罿世道如此生逢斯時將如何唯有寐寢付之罔聞而已○百罹百憂也吪動也罦今之翻車施

罦以捕鳥者罿卽罬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按春秋傳鄭莊公敗王師于繻葛此霸者無王之始也自是以後桓文迭興諸侯相攻而天下大亂王霸升降之際故曰我生之後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憂王跡熄于五霸春秋始于詩亡以此後儒言春秋辨霸失兔爰之意矣

緜緜葛藟壘在河之滸虎終遠兄弟謂他人父甫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古叶○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矣叶終遠兄弟謂他人母米叶謂他人母亦莫我有以叶○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純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古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毛公曰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朱子改爲民去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自作蓋誤解謂他人父爲稱他人爲父非也詩以葛藟比兄弟綢繆葛藟生于山不生于河水在河不在于山以比兄弟望潤澤而不得也兄弟相親以父母同耳不顧兄弟是不顧父母而謂他人爲父母矣不直斥其薄而諷之以二本怨而不怒也如朱說流民適異國呼他人爲父母則其文義鹵莽亦甚矣○一章緜緜然葛藟延蔓猶同氣之相親也安得在河之涯沾彼洪潤乎今王終疎遠兄弟不思與我同父是彼

自謂他人爲父矣不與我同父何怪其不我顧邪○

二章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思沾一滴之潤不相及也兄弟同母所以相親爾謂他人爲母故視我如無有耳

○三章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今終遠兄弟而恩波不及爾惟謂他人爲兄故與我漠然不相聞耳○岸上曰滸涘水涯也漘岸邊也昆兄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叶結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叶脩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叶寘兮

古序曰采葛懼讒也○朱子改爲淫奔者託以行措

其人而思念之非也以一日三秋爲闇思是委巷之言耳讒口傷人乘其間隔韓愈氏謂日隔之疎加以忌者之說哲人憂讒每在去後故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君臣相與近則親而遠則疎君子日在君側精誠可以直通羣邪有所畏而不敢小人譖君子必伺其間隔蓋君子易退難進疏斥致主憂十寒于退後趙高竊秦使二世深居人不得見而後馬鹿之計行霍光出沐而後上官之譖入自古小人排君子權奸欺庸君未有不始于離間而終于陷害者詩人憂一日不見其慮深矣詩可以觀殆是類與如以爲淫奔

之離失之千里○一章人情疑生于不見故讒言每起于去後葛之爲物可以織也彼方采之讒言蔓引何以異葛一日不在恐乘間羅織不知其幾如三月之久矣○二章蕭之爲物可以爇彼將采之讒言熏灼何以異蕭一日不在乘間蔽明不知其幾殆如三秋矣○三章艾可以灸彼將采之讒言爍膚何以異艾一日不在乘間銷骨不知其幾殆如三歲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銜上聲毳吹去聲衣如菼毯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吞毳衣如璊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

異室死則同穴入叶謂予不信有如皦皎日
古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毛公曰禮義陵遲男女淫
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朱子
改謂周衰大夫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
畏而歌之非也當時君實有此大夫則此詩之作爲
無謂矣謂爲刺之而非惡也謂爲美之而非賢也奚
取而歌焉子云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聞聲而恐見服色而懼古之大
夫猶能聽訟今之大夫聽訟之未能也是以爲刺○
一章一古大夫乘其大車檻檻然有聲緇毳于衣色青如

炎其等威物色人所嚴憚故男女相戒曰豈不爾思畏乘車衣毳者不敢耳○二章大車哼哼然其行遲重毳衣色赤如玉之璊淫者相戒曰豈不爾思畏乘車衣毳者不敢奔耳○三章彼一時也男女有禮生則異居不敢相瀆死則同穴不敢有二志且曰謂予不信有如白日其自誓守正如此○菼荻也亦謂之鵻毳柔毛也繡毛獸于衣于男之服天子之大夫四命服視于男也穀生也老子曰谷神不死穀與谷同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鏘其來施施叶賒○丘

中有麥彼留子國叶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巳

古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毛公曰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朱子改爲婦人望其所與私者不來而疑之據詩中留字係非也按留人姓古者因土賜姓中州有陳留漢有留侯通作劉晉士會奔秦及歸其子有留秦者爲劉氏國語云處者爲劉春秋周大夫有劉子卽其族也今之作者以穢汙之名傷聖人刪定之旨謂序說無據矣又何據也謂國人思賢望其來則悠然可風謂婦人思男子疑有

謂之者則醜惡而不可道矣○一章丘之地有麻可績野人之居也厥旁側陋彼留氏子嗟乎其肯施施然閒行而來乎○二章丘中有麥野人之食也彼留氏子國鬱鬱處此將肯來就我而食乎○三章丘中有李園林之居也彼留之子若其肯來貽我善道如佩玖矣○留周大夫劉氏古劉與留通大雅桑柔篇云將采其劉亦謂殘棄存留者也古人不欲盡物故殺曰劉如邊劉虔劉之類子國其字也嗟嘆辭施施旁行透迤貌孟子云施施從外來佩玖猶言金玉喻善道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毛詩原解卷七終

毛詩原解卷八

鄭

鄭本西周畿內之邑。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鄭桓公。桓公爲幽王司徒。死于犬戎之難。其子掘突嗣爲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亦爲司徒。遂併虢鄶之地。施舊名于新邑。是爲新鄭。即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畿內之國也。周室東遷。鄭爲輔諸侯無王。鄭爲先。五霸迭興。鄭爲首。故鄭風次王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叶上聲兮。還予授子之粲叶慘兮。○緇衣之好上聲兮。敝予又改造叶早兮。適子

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古序曰。緇衣。美武公也。毛公曰。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鄭武公以諸侯入爲天子大夫。繼父職。世濟其美故曰善善。善言以善繼善也。禮大夫祭服爵弁絲衣。色纁。朝服皮弁布衣。色緇。故以緇衣比蓋上之取于下也。有布縷爲衣服。有力役爲宮室。有粟米爲飲食。上仁而下樂輸。則三者皆民之愛也。下不樂而上誅求則三者。皆民之怨也。武公善其職。故詩託言衣與館

與粢見民力所自竭于上者惟此而情誼不勝慇懃矣故曰好善莫如緇衣○一章子爲王卿士服緇衣甚宜也衣久則敝我爲子改爲之願常居此職服此服也子有館舍吾適館以親近周旋于退朝而食于館吾還家取粲以授子凡吾民力所能致者無不樂爲之供也○二章子服緇衣何其好乎敝則爲子改造適子之館以就子還而取粲以授子也○三章子服緇衣其蓆而安乎敝則爲子改作適子之館問子還而取粲以授子也○粲殘去聲米之精者爾雅云餐孫也通作飧熟食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鏘）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米）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私?）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illegible]）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古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毛公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朱子改為淫奔之辭非也詩稱言莊公

逆母殺弟之事詳春秋傳蓋莊公殺段之心切于祭仲仲欲早圖而公欲養成故詩人因祭仲之諫托為莊公拒仲之辭仲子即祭仲也畏父母諸兄國人云者借莊公之口以誅其心辭若寛而心甚險千載讀之如見肺肝詩所以善于諷也君朱子言詩必睚眦怒罵而後謂之刺少涉情致即斥為淫奔矣杞木高桑木韌檀木堅以比公室强而段無能為也○一章請仲子兮勿遽然踰我之居折我之杞非愛杞也踰里折杞事跡顯著恐父母有言仲子雖可懷父母之言亦不得不畏姑徐徐可也○二章請仲子兮無踰牆折

我桑豈敢愛桑踰牆折桑事涉造次恐諸兄有言不得不畏從容圖之可也○三章請仲子兮無踰園折我檀非敢愛檀事涉急遽恐國人多言仲雖可懷人言不得不畏待時可也○將猶請也里居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叶延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叶守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吼○叔適野叶汝巷無服馬叶姆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古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毛公曰叔處于京繕甲治

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毛說正明古序所以刺莊公之故朱子因謂國人愛段而作非也莊公縱弟遊蕩比昵羣小無賢父兄之教以陷于大逆春秋傳所謂鄭志也詩若美段而志在諷公但極道其于田飲酒服馬而公之棄其弟可知如以爲國人美段意索然矣○一章叔時出而往田經行里巷與巷之人比而巷若無有居人非無居人也雖有人不如叔之信美而且仁耳○二章叔出狩與巷之人狎而飲酒飲酒無有能過之者非無善飲不如叔之美而好耳○三章叔遊野外與巷之人乘馬乘馬無有能過之者非

無乘馬不如叔之美且武耳○洵信也服猶乘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去聲馬叶母執轡如組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坦裼夕暴搏虎獻于公所將鏘叔無狃戒其傷女汝○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杭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記又良御叶夜忌抑磬控空去聲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保叶剖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府叔馬慢叶上聲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冰忌抑鬯暢弓叶棍忌

古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毛公曰叔多才而好勇

不義而得衆也○朱子改爲鄭人愛叚而作非也序意與前章同刺莊公無中才之教陷其弟于惡也夫温文恭儉人主之美節射獵馳騁狎邪之遊行叔叚爲君母弟夫人愛子而無師保學問與羣小田獵飲酒身親搏獸控拳馳馬以爲事何待鄢之役而知其有將崩之患矣二詩亟道叚材藝武勇其繕甲治兵不軌之志隱然言外莊公逆知其然而有意養成之所以不仁也夫子删詩存此戒人君父兄於子弟愛之能勿勞乎若謂鄭人美叚而作何足以風○一章叔之往田也駕車有四馬叔自執轡調和如組兩驂馬

在外。應手如舞。叔在澤藪。縱火焚林。四圍俱舉。袒其裼衣。赤手搏虎。獻于公所。而其徒曰。請叔勿輕易。防其傷汝也。○二章。叔于田。四馬皆黃。中兩服馬。乃上駕之良。外兩驂馬稍後。如鴈之行。叔既善射。又復善御。其御也。磬以騁馬。控以止馬。疾徐如意也。其射也。放弦而縱矢。往而送。開發有力也。○三章。叔于田。四馬皆驪白之雜。兩服並首齊一。兩驂稍後。如兩手。叔在藪。火烈阜盛。獵事將終。馬行慢矣。矢發罕矣。乃釋箭蓋而納矢焉。乃弢其弓于鬯中焉。○上襄上駕。謂良馬也。一車四馬。中二為服。外二為驂。驂稍次服後。如飛

膈斜行如人兩手也磬馭馬曲折如磬也控持馬使止也鴇驪通驪白雜毛曰鴇阜盛也掤矢箙蓋也釋蓋將以納矢也鬯弓囊也與韔通抑忌皆語辭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凡諷刺不在多言前章言巷則與市井羣小狎可知此章言襢裼暴虎則粗豪不撿可知二篇皆名叔于田此云大者前短章此大篇也叚稱京城大叔

清人在彭叶邦駟介旁旁二矛牟重平栟英叶央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標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叶與軸中軍作好叶毫

古序曰清人刺文公也毛公曰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按軍旅國之大命人臣有罪不能伸法而以三軍之命爲勤一罪人苟擁衆作亂則危國率衆出奔則亡師公子素所以惡而作是詩也春秋書鄭棄其師與詩録清人義正同清河上邑彭消軸不必皆有是邑彭盤通樂也消散也軸旋也皆遊嬉之名詩者聲音之道諧聲以爲比耳○

清邑之兵從其將于河上之彭四馬被甲旁旁然不息車上建二矛矛上有重英武備雖設無所事事河上乎翺翔而已○二章清人在河上之消駟介麃麃然武勇二矛喬聳于車上無所事事河上平逍遙而已○三章清人在河之軸駟介陶陶然舒遂車左執御者旋車以爲戲車右擊刺者抽戈以爲樂將軍居中脩其容好而已○矛兵器二矛英矛酋矛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喬高貌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記之子舍赦命不渝叶由○羔

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粲去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叶岸兮

古序曰羔裘刺朝也毛公曰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此詩刺大夫立朝不稱其服而朱子改爲美大夫蓋誤以彼其之子爲美辭按詩稱彼其者皆刺之辭王風揚之水衛風汾沮洳唐風椒聊曹風候人而此則託古諷今稱賢人刺不賢人也言古賢者德稱服彼其之子不能耳○一章古者爲臣立朝服必求稱此羔裘毛色潤澤信乎順直而且美也彼其之子服此服能安處天命始終不變乃爲有直侯之德而無

柔如濡之美令其能然否邪○二章羔裘以豹皮飾袖其服色甚武有力彼其之子服此服能守正不阿爲邦國主張直道斯稱厥服矣○三章羔裘晏然鮮盛飾以三英粲然潔白彼其之子服此服爲邦國美士無媿于淩明之德斯可矣○羔羊之皮爲裘冬月之朝服也洵信也直順也侯美也彼其之子指所刺之大夫舍命猶言安命渝變也豹飾以豹皮緣領袖也孔甚也司直主張直道也三英猶言五紽以絲飾裘之名也彥美士也各章末句皆責望之辭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三上聲）執子之祛（區去叶）兮無我惡（去聲）兮不寁（簪上聲）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䰡（丑）兮不寁好（叶呪）也

古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毛公曰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望思焉○按鄭莊公射王幽母身蒙大惡左右用事惟祭仲祝聃高渠彌之徒宜君子相率而去也國人追思桓武之烈援而止之欲其不以今惡棄舊好念先德而惠顧嗣君也遵大路者比率君子之道願留受教也其志本正其語音好濫朱子因改為男女相悅之辭蓋據論語鄭聲淫以槩鄭風諸詩誤

也夫所謂淫者鄭之聲耳聲與詩有辨詩志也聲辭也孟子云說詩者不以辭害志是詩志本思君子而辭似婦人豈可以辭遂改爲淫詩乎朱傳未當然亦足以明鄭聲之爲淫而初學諷誦焉能無惑故君子立言崇雅聖人發無邪之旨嚴放鄭之戒有以也顧其志本正其辭闊理亂烏容廢之所以放鄭聲而不删鄭詩存鄭詩而欲放鄭聲惟學者勿以辭害志可矣○一章遵彼大路摻執子之袪而留之子無惡我不留故舊之情未可倉卒寁然而去也○二章遵彼大路摻執子之手子無醜我而不留與爾舊好不可一

旦寁然相棄也○摻擥持也子指君子之欲去者

袪袖口也寁速也故好指鄭先公之好賢者我惡我

魗皆指莊公魗醜陋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

鳧(符)與鴈○弋言加(叶戈)之與子宜(叶俄)之宜言飲酒與子

偕老(叶魯)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吼)○知子之來(叶刈)之雜佩

以贈(叶則)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去聲)之雜

佩以報之

古序曰雞鳴刺不說德也毛公曰陳古義以刺今不

說德而好色也○朱子改爲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非也首二章自士曰以下爲夫語婦身勤職業親賓客保室家不以宴安爲樂也末一章爲婦答夫相其夫親賢取友尤不以射弋飲酒爲樂也古之賢夫婦交儆如此今人不然所以爲刺然必先有賢夫而後有賢婦士身行道而後行于妻子女曰雞鳴不過告以寢興之常期士曰昧旦則憂其晚矣故士之志尤敏于女也射獵在男子中饋在婦人士能勤業故以中饋戒女士不說色而好德故女損服飾以相夫有卷耳進賢之志不獨中饋之脩耳蓋惟有文王而後

有后妃有昧旦之士而後有雞鳴之女故序曰刺不悅德刺男子也○一章禮雞初鳴夫婦盥漱適父母舅姑所故其婦曰雞既鳴矣其夫曰昧旦不止雞鳴矣子起視夜如何乎啓明之星爛然出矣事早則從容我將翱翔以往弋取鳧鴈勤生治業男子之事也○二章射獵在男子而中饋在婦人弓往以弋加鳧鴈歸而與子謫其豆品與賓客所宜者與之飲酒賴仁賢之助以保室家庶可與爾偕老矣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室家安樂則琴瑟在御亦安靜和好憂勤可以致福豈以同費爲樂乎○三章婦答夫曰子有親賢之志

我何事于服飾之美孰是子所延納而來者我以雜佩贈遺之孰是子莫逆而順者我以雜佩問遺之孰是子同心相好者我以雜佩報答之豈徒中饋飲食爲親賢之資而已邪○昧旦猶昧爽天色晦昧將旦也翺翔從容行貌室家無事早起故從容往弋鳧鴈一以習射一以供賓豆也弋以絲繫矢射飛鳥也鳥暮集晨飛故弋宜早矢著飛鳥曰加宜者謫其可也鳧鴈可實豆豆品不一賓貴擇人故謀其所宜也飲酒與賓客飲也與子偕老爲善之慶也凡器在前曰御靜好安和也雜佩佩玉也雜者非一之辭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敷)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叶杭)顏如舜英(叶央)將翺將翔佩玉將將(鏘)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古序曰有女同車刺忽也毛公曰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朱子改爲淫奔之辭非也謂忽辭昏非惡見逐無罪國人無爲刺之夫國人正以忽無罪見逐而突特以大國之助奪嫡苟忽亦有助何至于此此國人爲忽嘆

者之見未服論昏之當辭與不當辭也豈得遂改爲淫詩乎○一章有女親迎與之同車其顏色之美如舜華其儀度翺翔雍容其服飾佩玉有瓊琚惜哉彼美孟姜信美而且閑雅也○二章有女與之同歸其顏如舜之英其手度翺翔佩玉和鳴惜哉孟姜美善之音至今不能忘也○舜華木槿花也都閑雅也德音言語之美也卽齊人請昏之音不忘者追悔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習有荷華叶敷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沮○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古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毛公曰所美非美然○刺忽之所謂君子者非君子也朱子改爲淫女戲其所私非也扶蘇橋松喻君子之孤危荷華游龍喻小人之榮寵詩人傷國事之非而恨世子之不可輔也故爲子都狂童之比○一章扶疎之木生于高山芙蕖之花生于下濕物理自然今君子沈淪而小人高張不得見子都之美而乃見此狂人賢否倒置國事可知矣○二章喬高之長松則宜在山游縱之龍草則宜在隰今賢否失宜不如草木不見子充之美而乃見此狡童也○扶蘇猶扶疎枝葉高張之貌子都美人也

狂童惡少也且甚之之辭蟜高貌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生水澤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託兮蘀兮風其吹女汝叔兮伯剝叶兮倡去聲予和戶叶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夭叶女

古序曰蘀兮刺忽也毛公曰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朱子改爲淫女之辭非也誦其詩淒然有歲寒搖落之感是時鄭忽初立外無重援內無良輔國人憂孤危而勉其寮友共濟所謂倡和云者未知何事味其辭似有去志所以忽終不振也○一章落葉辭樹風

其吹女矣今之孤立其能久乎叔伯諸臣汝其善倡

予將和汝焉○二章木葉將隕風其漂女叔伯諸臣汝

其善倡予將要汝焉○葉槁將落曰蘀要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孫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不能息兮

古序曰狡童刺忽也毛公曰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

擅命也○朱子改爲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辭非也

謂忽以世子逐于權臣無大罪不宜國人數刺之[illegible]

按鄭忽初即位之事無所考但突以庶子能致外援

得國豈獨祭仲之力抑亦忽有不滿于諸侯與國人者故春秋不稱鄭伯而書名不成其爲君也與詩刺忽意正同朱子疑狡童未可目君聖人未應與之愚按刺忽者多突之黨忽以嗣君初立席未煖而見逐故突黨狎之無異童子不董而人能攜其有乎箕子麥秀之歌呼紂亦然人主使國人呼爲狡童其爲君可知矣若以聖人不刪爲與之詩宜刪不刪者多矣如唐風椒聊無衣皆篡賊之辭錄以志戒耳豈盡爲與之乎〇章一嗣君孤立無老成持重之才狡童而已我欲効忠不與我言將君之何維子之故使我憂慮

不能餐也○[二章]彼狡猾無知之童不與我同食以子之故使我憂不能安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疽]○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史]狂童之狂也且

古序曰褰裳思見正也毛公曰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朱子改爲淫女語其所私者之辭非也蓋鄭突以庶子奪嫡賴宋衛陳蔡助之以入干櫟而終有鄭國忽孤立被弒以死當時爲突黨者不獨

一祭仲可知此則國人爲突望諸侯之辭人情喩戲如此聖人皆存之以見垂統者貽謀爲先繼世者人心爲本鄭初有叔段後有子突皆背公植黨羽翼成而禍延累世其爲有國者殷鑒甚遠今不深惟其旨槩斥爲淫奔其可乎其可乎○一章狂童猲獗子大國能惠顧我則褰裳涉溱水以告子爲不徙矣子不我思大國亦多矣豈無他人而獨子乎今狂童之狂亂已甚亟救正之可也○二章子惠思我則褰裳涉洧以迎子子不我思隣國多矣豈無他士而獨子是望乎狂童交亂其狂甚矣○子指大國君臣溱洧鄭二水

名狂童指忽且者甚之之辭

褰裳二章章五句○按鄭風如蘀兮狡童褰裳諸篇慷慨傷時而其言皆似婦人艷語此所謂鄭聲好濫淫志者也故曰詩言志勿以辭害志如以辭而已凡鄭詩孰不可目爲淫奔乎朱傳所以偏執成誤也

子之丰（叶風）兮俟我乎巷（叶紅去聲）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景）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叶杭）○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古序曰丰刺亂也毛公曰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

和男行而女不隨○朱子改爲婦人與男子失期悔而作非也蓋昏禮不明壻親迎而婦不行後悔而望其復來女之有二志者詩人託言刺之坊記云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女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卽指此類若謂與男子失期是奔也豈有奔其人而盛服待車馬者乎按士昏禮壻親迎女登車姆爲加景乃驅景與褧通加褧衣于禮衣上避道路風塵也詩蓋援此禮諷失禮者男言容貌女言服飾誨淫之意蔑亹歸寧衣澣濯之衣耳婦人從一而言叔伯者不貞之辭所以爲刺○一章子之妦

貌丰然充美前日來親迎俟我于門外之巷悔我未得送予而去也○二章子昌然壯盛前日親迎俟我于堂悔我不將予同歸也○三章今我行計備矣衣錦之外加單衣裳錦之外加單裳服飾整齊但或叔或伯以車來駕我即與之同行耳○四章錦裳外加褧裳錦衣外加褧衣服飾旣備俟伯叔車來駕我與之同歸耳○丰昌皆言容貌之美褧與㬈通明也即周禮所謂素紗蒙于禮服上者叔伯不定其人之辭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叶坦茹如藘閭在阪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古序曰東門之墠刺亂也毛公曰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此詩託爲淫女自言東門城東門衆所經行也墠與壇通除地曰墠無防閑之比茹藘茜也賤之轉也茹藘之言如驢禽行之比指淫夫也阪山岡以比阻隔東門之栗生道旁人所易採踐之言淺也淺家室易窺也○一章城東門有平坦無翳之墠茹藘之生乃遠在山阪之上地本易達而自生阻隔豈非室則邇而人自遠邪○二章東門有栗行人皆得取之況我室家甚淺易窺豈不爾思爾不我就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叶飢)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療)○風雨如晦(叶毀)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古序曰風雨思君子也毛公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朱子謂詩辭輕佻狎暱非思賢之音改為淫女風雨時見所期之人而心悅非也夫輕佻狎暱者鄭之聲也然其志本思君子焉得以辭害志風雨雞鳴亂世慘黯景象以為心悅亦不倫○(一章)風雨淒淒然天氣陰曀時晷難測然雞自喈喈長鳴不失晨

午之期君子生當亂世不改其度亦猶此耳我得見之則心平矣○（二章）風雨瀟瀟有聲雞聲膠膠亂鳴儻得見君子何憂不瘳乎○（三章）風雨雖晦雞鳴不已旣見君子云何不喜乎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今）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離）○挑兮達（叶忒）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古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毛公曰亂世則學校不脩焉○朱子謂辭意儇薄施之學校不似改爲淫奔非

也若使辭不儇薄何以爲鄭聲學子青衿古今皆然同學少年往來嗣音正朋徒久要之言如謂語儇薄鄭詩皆然若皆斥爲淫則舉鄭國君臣師弟朋友莫匪淫人所行莫匪淫事何以爲國自男女外豈遂無詩而夫子何獨盡取淫人淫事以實其所謂鄭聲淫之一語險且刻矣淫詩不删所删又何等詩乎○一章衣以青飾衿學子之服也昔嘗與子羣居今者離羣使我悠悠思之平生之言久要不忘縱我不往子寧不繼聲以相問乎○二章青青然子佩離居久矣使我悠悠思念縱我不往子寧不一來乎○三章廢學不講

遂縱佚遊。挑然輕侮。達然放肆。閒行登眺。在彼城隅之高闕。學問之道。爲間不用則荒。一日不見。念子如三月矣○衿。衣領也。嗣音。音問不絕也。佩。佩玉。士佩璆珉青組。挑達。放浪也。城闕。城樓也。國學在城中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鮮上兄弟。維予與女。女汝無信人之言。人實迋誑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伸

古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毛公曰。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朱子以爲淫者相

謂非也爲此詩者鄭之君子懷忠良之志而傷忽之微弱也國風凡三揚之水皆微弱之比一王風比平王微弱不能令諸侯也一唐風比晉昭侯微弱不能制曲沃也此比鄭昭公微弱不能御突也鄭昭公見奪于突與晉昭侯見奪于沃其事同故其比同莊公之子四人忽突子儀子亹皆以兄弟相殘而忽以伯兄繼世同父解體竟死于高渠彌之手詩所以謂之終鮮兄弟傷忽之無助也朱子僅謂其無兄弟而疑其非忽乎哉○一章淸淺輕揚之水一束之楚尚不能流爾之微弱何以異此雖有兄弟竟爲寇讎雖

予與汝無相欺之意爾愼無信人之言人實欺廷汝耳○二章揚之水不能流束薪爾終鮮兄弟維予與汝二人相信而已爾無信人之言人實無信心與汝也○終鮮竟少也廷欺也予詩人自謂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杲衣綦其巾聊樂我員云○出其闉因闍都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疽縞衣茹藘聊可與娛叶虞

古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毛公曰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朱子改爲人見

淫奔之女而作非也恆情窮則反本安則思淫鄭昭厲之際干戈不息人民離散室家以苟全為幸雖有東門之遊女而無江漢之求思時使之然也故夫男女之際人之至情世治則懷春之女誘于吉士世亂則如雲之女所思匪存若使上無教化則野有死麕為淫奔矣國無亂離則出其東門為義士矣故誦其詩當論其世未可以其辭而已也○一章兵革離散室家相棄東門有女其盛如雲顧我思慮何暇及此亂世苟全性命縞衣綦巾之妻聊喜得助我免于孤曠足矣○二章出其闉闍有女潔白如荼我思何暇及此

我自有婦縞素其衣茹藘其巾聊得相保亦足自娛矣○如雲容飾盛多也縞薄白繒綦青黑色巾帨屬員益也猶小雅員于爾輻之員言內助也闉城門外曲城也闍城上臺也荼茅秀蘘而白也且甚辭茹藘茜草可染紅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漙叶團慱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械逅相遇適我願叶遠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厚

古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毛公曰君之澤不下流

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朱子改爲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而作非也果爾邪穢已甚聖人奚取則序宜與溱洧同云刺亂何云思遇時也蓋鄭國多難兵革不息室家流離故詩人借男女邂逅比君子遇主蔓草零露比君澤下流美一人比君家語夫子遇程子欲贈之引此詩教子路豈淫辭而聖人以教人春秋傳鄭子大叔賦此享趙孟趙孟曰吾子之惠豈淫辭而大享賦之趙孟謝之必不然矣○新一野有蔓生之草尚被天澤之零溥然其濕也令民憔悴何至不如草安得有美者一人目清揚

婉然婉好邂逅相遭以適我企望之願乎○二章野有蔓草露之瀼瀼而多安得有美一人婉然清揚邂逅遭逢則與子偕臧矣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偉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姦叶幹兮女曰觀叶貫乎士曰既且疽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虛且樂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芍藥○溱與洧瀏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古序曰溱洧刺亂也毛公曰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

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朱子改爲淫奔者自敘之辭非也蓋詩人纍其事以刺如鄘之桑中云爾詳述士女相謔無羞惡之心所以爲刺豈待訶斥而後謂之刺與○一章溱洧二水莫春冰解渙流國人士女采蕑水上女有挑士者曰盍往觀乎士曰予既往矣女又曰且往觀乎彼洧之外其地信寬大可樂也士從女往相戲謔贈女以芍藥致別離之意也○二章溱與洧瀏然深且淸矣士與女殷然衆且盈矣女曰盍往觀乎士曰既觀矣女又曰且往觀乎洧外之地寬舒可樂士從女相謔臨別贈之以勺藥○溱洧二水名渙

渙冰釋貌秉執也蕑水草似蘭鄭俗三月上巳水上采蕑草以祓除不祥訏大也勺藥香草三月花開其根可爲藥一名將離故以贈別瀏深也殷衆也將當作相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毛詩原解卷八終